

四十年间边角料

SISHINIANJIANBIANJIAOLIAO 邱剑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I267
5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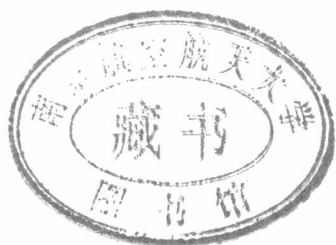


NUAA2014019810



四十年间边角料

SISHINIANJIANBIANJIAOLIAO 邱剑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4019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十年间边角料 / 邱剑云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1

ISBN 978-7-5426-4485-5

I. ①四… II. ①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7251号

四十年间边角料

著 者 / 邱剑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装帧设计 / 王 嫵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22

书 号 / ISBN 978-7-5426-4485-5 / I · 796

定 价 / 38.00元



自序

这本书在付印之前，也曾想按以往拙作出版的惯例，请一位比较熟悉的方家在卷首美言几句，然而近些年来心情大变，对有些人一旦出书便攀龙附凤以及那些“龙凤”一味投其所好的作派，很是反感，于是决意改弦易辙，自行戴上一顶遮颜的破帽。

去年出书之际，曾向文朋书友声言，因年老神疲，乏能少力，以后不再出书。不久，耳边却传来劝解和惋惜，大抵是如下的意思：自浩劫终止文禁宽松以后，拙作发了不少，笔名用了不少，而今尚有相当数量的篇什未能编入已面世的书中，若不及时补上此白，留下雁过时空的印痕，未免有点可惜。此其一。其二，就算往日所写的文章真的过时了，其内容，其写法，其表情达意都落伍了，也可拿来对照着今日时尚启思开窍。想想不无道理，便着手寻寻觅觅，搜搜索索。遗憾的是，已有好些拙作掉入遗忘无迹的角落，而能找回手头的也无非是一地鸡毛罢了。只是敝帚自珍的习性支持着自己沙里淘石，而“悔其少作”的心念却屡加干扰，每每令我犹豫不决，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类作品更让我大费踌躇，一类是小说，写的是凡人俗事，练笔而已，好处是有生活气息而不胡编乱造；一类是供电台广播用的文学欣赏，口语化了点，解读多了点，可取之处寥寥。可考量再三，仍不甘抹去一段人生之路的标记。两类拙作共选了近四分之一。还有两种拙作，一为短章，一为杂品。前者如发表于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灯花”，五六百字的随感，难免不入大雅之眼，却是自己用心写成的，也选了近四分之一，合成一辑《闲敲棋子》。宋人赵师秀诗《约客》“闲敲棋子落灯花”可为注脚。后者如相声、寓言、剧本、小品文以及担任晚报特约评报员期间写下的时文快评等，单独看看不过尔尔，集在一起或许有些意思，便各选了一篇。

如此说来，此书之不足观自可想见。这就是自序的好处。别人作序，难免只是好处说好，甚至无好处也说好；自家写序却能坏处说坏——当然，自吹自擂者除外。不过，这么一自坏，担心的事便很容易地出来了：谁还买你的书呀？！那就阿弥陀佛，只好听其自然了。

值得一提的倒是，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好些朋友的帮助，尤其是洪韻焘先生出力至大。从 1980 年代初期至今已近 40 年，其间的拙作大多散落或记忆模糊，今日里要像淘旧货一样地凭着印象或线索，淘出那些边边角角来，该有怎样一番爬罗剔抉，整合翻印的功夫！幸好洪韻焘先生悉心相助，不辞劬劳，炎暑酷夏，坚持始终，才有这本《四十年间边角料》的问世。为此再涂鸦一首。

往岁涂鸦今两分，半见案头半入尘。

幸有知己同爬罗，未留遗憾对黄昏。

出书还是喜欢排版紧凑，一来节约纸张，二来降低书价，三来对名家大腕出书的范儿表示敬畏。

序为心声。

写于癸巳冬月之望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卷 人物卷

追思施蛰存先生	3
韩寒，逆风而行	4
女状元顾蔚真趣录	6
一只独特的黄雀	13
现在的编辑	15
岁月如磨	20
结绒线的太太	22
“野蛮”女孩	24
小小作家边金阳	26
官仓灭鼠待大勇	28
只是为了尝试——韩寒的学兄向国平	31

第二卷 思悟卷

贪兽·别称·打行——云间三题	37
说一说卖菠菜的传说	41
“乌龟挡道”与“君无戏言”	43
解读“谷树皮”	45
读错杂记	46
作家论诗	50
医家有言	52
行文解字怎可信口开河	55
瑕疵，瑕疵，瑕疵	58
变体减字说《清明》	59
又闻“床第”之乐	61
胡卢·葫芦·卢胡	62

有意思的“独家采访”	64
编辑最好是杂家	65
腻味的流行性模仿	67
应该怎么谢	68
从互文说到断文	70

第三卷 感知卷

受伤的韩寒	75
萨哈夫与阿Q	77
官与四民说	78
“小人心理”与“君子情怀”	80
借光	82
欣赏别人和委屈自己	85
“有偿”新招	86
只有让挡风玻璃出来说话	88
痴人说梦也幽默	89
“高兴论”的真谛	91
历史血脉里的残留	93
舌根下的苦涩	95
我看“在商言商”	96
说不完的文化	99
外公为啥这么笨	104
幽灵在心中徘徊	107
摸错了哲理的门框	109
昏镜与明镜	112
究竟谁应该先受教	114
“三”字的研究	116
天良发现	119
知识分子解读	122

第四卷 校园卷

云间第一楼	129
新悟二中十六言	131
读书，这边独好	133

锅灶碗盆的交响乐	135
不讳“不知”为“求知”	137
掀起“标准化”的盖头来	140
拿去主义	144
为“又来了”说几句话	145
有一种好习惯叫守时	147
疑团解时又思量	149
真话与真话的对峙	151
也别忘了“横眉冷对”	153
请勿“误人子弟”	154
话说“偏爱”	156
慎勿误导	157
“双赢”中的一点遗憾	159
不是艺术是捣浆糊	160
我也来研究研究	162
想起了韩寒的“棉袄”	165
宜读的校园	168

第五卷 自述卷

天井内外	173
左邻右舍	175
米市渡杂忆	177
“方丁斋”始末	180
地上本没有路	182
暑日的藿香	183
四菜一汤都姓鱼	184
春天的冷蒸	186
快哉，“豆腐干”	187
浦江竖琴第一声	189
小记湖州三怪	191
诗意园林	193
邂逅黄猫妈妈	194
消失的渡口	196
防秃秘诀	197

喜欢体育的理由	199
酷热的考验	201
怕坐公交车	202
看清与看准	204
一头雾水	206
水乡忆趣	208
我家的桂花树	212
大难来临	214

第六卷 虚构卷

柏社重新开张	219
放在檀木盒里的情书	223
夜晚，在弄堂拐角处	225
车行小记	227
雪夜哨岗	228
都是因为宝贝儿子	229
就为了一句话	231
他俩在约会前钟情	232
追求	234
衣服找回来了	235
朱阿姨	237
卖姜女	238
张家嫂嫂	239
香男居士	240
爱在童心里萌动	242

第七卷 杂体卷

“三文化”研究	257
“牛才登记”的风波	261
一字惊魂	262
琳琳归来	263
沉默的大地	267
为《畜生该杀》叫好	267
古文今译一则	269

第八卷 灯花卷

羊皮筏子	273
广角镜子	279
鸡毛掸子	285
读报种子	290
闲敲棋子	295

第九卷 赏析卷

万紫千红总是春	305
山水楼台夏日吟	309
笔意纵横写秋光	315
冬飞梨花动诗情	320
碧水萦绕，议论风生	325

第十卷 诗赋卷

太阳	335
师喻	336
致蔷薇	337
好书“五行”赋	338
叹息	339
当..... ..	340
文化创意	341
清水衙门	342

第一卷

人物卷

追思施蛰存先生

记得十年前施蛰存先生走的时候，曾引起各界尤其是学界人士的痛切之感，其功业，其人品有口皆碑。作为先生青少年时代的母校，松江二中师生更是沉浸在绵绵追思之中，先生仙逝信息传出不久，即有我校一退休教师以“学界通家，开明窗四扇，皆曰大师未去；人中达士，守高格一生，共道清气犹存”遥向敬挽。历经沧桑，未掩其光，先生可以安息。

予生也晚，获知这位世纪老人与松江二中的渊源已是调入二中任教并参与85周年校庆之时。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此求学，30年代在此教书，并在此迈出了早期文学创作的脚步。先生成名之日乃至名满天下之后，仍念念不忘母校的两个“好”，一是“师资好”，不少老师都是名家或后来成了名家；二是“纪律严”，但并不“威”，教师总是和善地开导，因此学生不反感，肯听从。正因为这两个“好”，当先生步入教师生涯时，母校便很自然地成了他的第一选择。他在教课之余，还与朱雯、王季思、陆维钊等先生编注过一套高初中语文教科书共十二册，总名为《当代语文》，供江苏全省各中学使用；又与朱雯先生合编过一份刊物：《中学生文艺月刊》，深受广大中学生的欢迎。拿今日召集些半瓶子醋的“学者专家”便编读本，聚合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行家里手”就编刊物的“文化盛景”一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几十年前的往事，本可如烟云逝去，但对重情记旧的施先生来说，却铸就了他难解的母校情结。记得1989年夏，先生题词致意母校，曰：饮水思源。落款为“老学生施蛰存”。先生说：“写这四个字，以表示我对母校的感恩。”并告诫在校学生道：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多数都是定型于中学时代，如果在这个时期没有得到良好的品德教育，将来无论升入大学或在社会上就业，便很容易放纵恣肆，近朱近墨，自己不易把握了。这些话很值得今日一味在应试教育里打滚，在分数线上出花头的教育界人士特别是教育官吏深思。后五年，母校又值大庆，先生自云“体气大衰，无法参与大典”，但仍是题词相赠：“俊才辈出”。我们分明感到了先生为母校的自豪和对母校的热望。同年，松江二中校友会改旧楼为新筑，由校友赵祖康写楼名：思源楼。“思源”二字出于施先生以“老学生”的身份所作的题词。一位老师有感而发，在“思源楼”外吟成一诗道：“平平常常二层楼，百年沧桑至于今。留墨母校真情在，大师自称小学生。”先生养病期间，二中领导先后几次去华东医院慰问，先生见面即能直呼其名，并一再叮嘱说：学校要加强古文教学，要

提高国人的语文水平。又当场嘱人整理家中藏书，把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送给母校。在先生眼中，古文教学与语文水平密切相关，现在有些古不成今不就的语文界新锐常在那里口无遮拦地贬低古文教学，实在有必要听一听先生的“老人之言”。

耄耋之年的施先生总是微恙不断，便尤在松江二中师生的惦念之中。当时序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年头，秋深叶落之际突然得到先生辞世的消息！松江二中百年校庆筹委会正组织学生百人采访团，着手追寻知名校友，以其业绩教育后昆，拟最后编成《百年树人·校友风范》的系列丛书。谁知采访者尚未成行，施先生已乘风归去，其痛惜为何如！此时此刻，先生对二中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又响在我们耳边：“做一个好老师，使学生永远记着你。”其实，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好老师，其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朗朗行止，堪为楷模。高山昂昂，流水汤汤，先生风范，山高水长。尽管先生曾说过：“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在我们二中人心里，先生留下的财富并没有散失，十年生死两茫茫，天人隔，犹难忘。先生是不朽的。

韩寒：逆风而行

韩寒决心打休学报告的那个晚上，与我相对而坐。我作了一番絮絮叨叨的临别赠言，一时间，竟依依难舍起来。我说：“先试一年吧，万一什么时候想回来，别为了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之类的话而错过继续求学的时机。一时的分道扬镳，不必是永远的南辕北辙；同学之间，可以是殊途同归，也可以是曲线重逢……”缓缓地，韩寒点了点头。

韩寒是个奇迹。

十七八岁的年纪，便既能在北京出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能在上海出十几万字的散文集。没有人声称自己是他的培养者，甚至有大名鼎鼎的特级教师也坦承：他的文章是好，我过去写不出来，现在也写不出来。他的文才，就这么从野外的土里自发地长了出来。

出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这个留级的高一男生惊动了太多的媒体，吸引了太多的目光。关于他的留级，有外界传闻，说是老师要冷落他排斥他打击他。真是天晓得！韩寒自己如是说：“现在教育的问题是太多的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走入刻板误区的全面发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全面平庸，一个高中生完全可以知道自己的专长在哪方面，以后要如何发展。就我而言，理科已经对我完全没有意义，尽管它对时代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对于以后不去

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理化也只需学一年。如果今天的学习只为了明天的荒废，那学习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为了高考不得不将时间一把一把抛在自己将来不可能有建树的或者有接触的学科上的话，那么拜托以后请不要来说教时间是什么金钱宝贝之类。”

韩寒岂但是敢于说，而且敢于做。他无视红灯盏盏高挂，一心做他喜欢做的事——发展他的专长。对当今社会学历文凭的至高价值和独木桥上的兴旺景象熟视无睹，把别人眼中神圣的“棉袄”弃如敝屣，自管自痛痛快快地轻松“洗澡”。他甚至在一次数学、化学考试时都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留言道：“X X老师，展卷悦。我刚才略翻了一下这张试卷，发现这次估计又会不及格，所以不如不要沾（玷）污这张卷子的清白，争取下次努力后有及格的几率再做，避免出现太多红灯，打击自信，不是老师教学无方，纯属学生驽钝不化，为谦（歉）。”其间多少长者（包括家长）、老师的规劝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少年成名，给韩寒带来的最明显的结果是：来信滚滚，多如雪片，电话不绝于寝室，采访者、邀约者穿梭于校园，韩寒从此忙于应付，忙于出镜，即使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修，他也是一封封看信，每天一大摞，天南海北人。老师不满他置作业于不顾，问：“不看信，能持否？答：不能！不看信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没礼貌。又问：不回信，能持否？又答：能。否则，恐怕他连吃喝拉撒睡都没有时间了。

其实，师长们是爱才、惜才的。寒假期间，校领导一行三人去韩寒家访问，与韩寒父母一起对韩寒做“特长不忘全面”的工作，并且表示在“合格”的问题上可以暂时适当降低要求。韩寒提出开学后要在学校宿舍里为他提供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并准许他在适当的时候请假一周随某艺术学校学生考察团外出考察，校领导当即有条件地答应了。开学之后，韩寒如愿住进了单身宿舍，得到了别的寄宿生所没有的写作空间。于是，有位老师戏称校领导实行了“一校两制”的特殊政策。有些报刊的编辑为此深感韩寒师长们的宽容，每每劝导韩寒珍惜这样的学习环境。然而，韩寒还是韩寒。种种原因已经使他成为过河的卒子，只有在一条路上向前，向前，以证明自己是韩寒。他已不屑搭理“到底是他学不好还是不愿学”的问题，只想在休学有利还是不利之间作出抉择。很快地，他便决定休学了。起初父母不同意，后来也只好同意了；起初老师要他郑重考虑，后来也只好尊重他考虑的结果。

作为熟悉韩寒的老师，我忍不住要为他的未来担心。休学之后，到哪里去？报纸杂志社要相应学历，高校文科系要高中文凭。荧屏上“才”呀“才”呀的出自不少名人之口，但有谁为韩寒解决实际问题！自称“武林高

手”的韩寒，只能“闯荡江湖”。是的，闯荡江湖不是坏事，可以增加人生历练，积累写作素材。我相信，韩寒的文章会有一定的“名人效应”，而且无论如何要强过那些粗通文理就要写书卖钱的明星，不愁没有热烘烘的“卖方市场”。然而世事殊难预料，春光岂能永驻？譬如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是一等奖的得主，第二届时一等奖名额大大膨胀了，韩寒却“出乎意料之外”地被摒在一等奖之外。评奖者的理由当然是出自公心一片。只是不知道韩寒貌似成熟其实则未必的心理能否为将来可能的“再受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作为关心韩寒的师长，我还想说出我的忠告：你不是钱钟书，却比当年的钱钟书还狂傲；你不是萨都刺，却比石头城上的萨都刺还“眼空无物”。古往今来，少年才俊们难免恃才傲扬，有些狂气，但太狂了便不是好事，尤其是狂气与底气不成比例更容易让人反感。你是在校学生时，说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长者只当“童言无忌”，不予计较，你以自称的“哗众取宠”来为自己的“随心所欲”辩解，老师也可以谅解和宽容。但你走出校门，去行“万里路”，去读“人间书”，你就得好自为之，不要总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你父亲恐怕也深知这一点，才希望你“首先要学会生存”的。在此，我想再附骥一句：“其次要学会关心。”关心别人，理解别人的关注。否则，你所希望的你的作品热销就可能逐渐地事与愿违。有人担心你会成为方仲永，我认为不会，因为你有一个洞察世情的父亲，又会有真诚关爱你的人们。说实话，我也深感现行教育制度的沉闷，真的很希望你能走出一条独特的路来，促一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思想模式的改善。

过河卒子的韩寒，逆风而行的韩寒，媒体会对他继续关注，名人会对他继续“有感”，虽然总有喧嚣渐停，繁华落尽的时候，但只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下去，他的梦想，会在某一天飞扬起来……

女状元顾蔚真趣录

黑色的考季过去不久，松江二中校园便传出了彩色的喜讯。语文128分，数学147分，英语133分，政治127分，顾蔚以总分535分的优异成绩摘取了上海市高考文科状元的桂冠。于是，采访者接踵而至，顾蔚一时间成了大忙人。可惜这位温文尔雅的姑娘向来不会随口应变，词若悬河，因此难以让每个来访者如愿以偿。有时甚至只好默然相对，苦笑而已。

正是在这个当儿，我约顾蔚面谈。她托人带来了两张便条。一张便条上写了几则她认为我希望了解的“事迹”，另一张便条上写着：

邱老师：

很抱歉，不能向您提供许多材料。

我一直不认为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学生。我很普通、平凡，常常在有人采访时，为该说真话还是假话感到苦恼，说真话别人不爱听，说假话我又不愿意。我实在没有很突出的材料可提供。

对不起。

我很明白她所谓“很突出的材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已向教过她的老师作过比较全面的了解。曾当过她三年班主任的瞿老师用这样几句话概括她的特点：成绩优良而不追求拔尖，认真学习而不竭尽全力，特重基础而不死钻难题，求知欲强而不太重分数，所以她学得扎实、学得轻松，考试时爆发力强，容易超常发挥。

我立即打电话找顾蔚，说是她的便条很性格化，更使我难以打消跟她聊聊的念头。顾蔚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闲谈，整整两小时，无拘束，不修饰，很畅快。三天之后，又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她得去参加一个发奖大会，只好暂时中断话题。后来，她在去南昌陆军学院参加军训之前又先后两次来赴约，总算结束了我的“采访”。临别时，我征求她的意见：“想写写你生活、学习中一些真实的小事，好吗？”她点了点头。

顾蔚说：“从小学起，我的理科成绩就一直很好，有人夸我数学特别棒。不过，我心里有数，我很喜欢语文，理解力，感受力都不算差，尤其是散文，画一般诗一般的散文，对我很有吸引力。这一点，语文老师早察觉了，所以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语文科代表。这也更促使我多看多读，学好语文，并学着写点小文章，自我欣赏。”

进了高中之后，顾蔚在语文学习上有两件乐事。一是碰上了自己很喜欢的丁老师，二是结交了三位“志同道合”的学友。前者使她读书作文兴趣倍增，后者使她眼界开阔文思长进。有一天，丁老师对她们四个说：“你们出一份手抄杂志——都要用自己的习作——怎么样？”

顾蔚首先叫起来：“这哪儿成？不行的！”

丁老师笑笑说：“还没有‘行’，怎么断言‘不成’呢？”

无言以对了。一阵商议，决定试试看。不久，《星星雨》诞生，在班级里大受欢迎。同学们的评价是：充满真情实感，贴近校园生活。到学期结